中韩网络新语对比及网络新语与语言服务
——以 2020–2022 年网络新语为例

朴燕玲
（中国海洋大学）
DOI：10.65285/RWYSHKX.V2I6.012

摘　要：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网络新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网络新语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本论文从 2020–2022 年间中韩两国有关新冠疫情的网络新语入手，对比分析了中韩两国网络新语的结构和意义特征。再从网络新语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入手，探讨了面向网络新语的语言服务的必要性及建议。
关键词：论文网络新语；对比；规范化；语言服务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Korean Internet Neologisms and Internet Neologisms in Language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Internet Neologisms from 2020 to 2022

Yanling Piao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nternet neologisms appear more frequently in people's daily life.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neologisms not only enriches people's ways of expression but also reflects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Starting from the internet neologisms related to the COVID 19 pandemic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from 2020 to 2022,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internet neologisms in the two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e randomness and nonstandard nature of internet neologisms, it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language services for internet neologism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words: internet neologisms; comparison; standardization; language services

前言：

本论文以 2020–2022 年间中韩两国出现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新语为研究对象。其中中国的新语语料主要是从近两年《咬文嚼字》发布的年度十大新语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新词语 2019–2020》收集而来，共收集 118 个网络新语。韩国没有官方媒体和权威杂志或书刊发表的可参考网络新语资料，因此使用了第三方信息采集软件后裔采集器从网络新闻报道、博客、社交媒体（SNS）、论坛和 NAVER 开放词典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了出现频率较高的网络新语，并结合한국문화사出版的《신어 2020》进行了后期筛选，共收集 93 个网络新语。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比较调查法。以搜集的中韩两国网络新语语料为基础，首先利用比较调查法从新语的构成，新语中词的结构特征方面入手，比较中韩两国网络新语的异同。其次再从中韩两国网络新语的意义范畴方面分析。在此过程中结合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一、中韩两国网络新语对比分析

（一）网络新语的概念

邢福义（2007）认为新词语是既包括采用新语表形式的词语，也包括增加了新义项的词语。杨绪明·杨文全（2009）认为新词新语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汉语新创的词语，从其他民族语言借入的词语，从本民族语言的方言词、行业语和领域性词汇中借入的词语，产生了新义和新用法的旧词语或短语等。刘吉艳（2011）认为新词语是指在一定时期出现的，形式、意义、用法三个方面中至少有一个方面是新的，用来交际的词或短语。

以上学者对于新词语或是新词新语的定义大体相同，基本体现了新语的特点。笔者对本论文中提到的新语作以下定义：首先从时间性看，新语的新是相对的新。新语应时代而生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自然也会不断更新迭代，经过时间的沉淀，新语要么留在语言系统，要么被淘汰。从形式、意义和用法层面看，不论是新形式还是被赋予新意义的旧形式，又或是旧形式的新用法都属于新语。本论文中新词、新词语和新词新语都统一用新语表示。

（二）中韩新语形态特征

在开始对比分析中韩新语的结构特征之前，作为准备工作，笔者首先把收集的 118 个汉语新语分成了词和短语，把 93 个韩国语新语分成了词和句。

表 1　2020–2022 中韩网络新语构成

语种	词	短语（汉）或句（韩）	总计
汉语	70.3%（83）	29.7%（35）	118
韩语	94.6%（88）	5.4%（5）	93

如表 1 所示，本论文收集的 118 个汉语新语中有 83 个（70.3%）词，35 个（29.7%）短语；93 个韩语新语中包括 88 个（94.6%）词，5 个（5.4%）句。接下来的对比分析将针对中韩两国新语中的词进行。

1. 从结构类型分析

从构词角度来看，汉语词按结构类型可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单纯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叫合成词。合成词又可分为复合式、重叠式和附加式。复合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词根结合在一起构成，分别有联合型（又称并列式）、偏正型（又可分为定中关系和状中关系）、补充型、动宾型和主谓型。附加式又叫作派生词，是由词根和词缀构成，词缀在词根前叫前缀，在词根后的叫后缀。此外，还有缩略词，缩略词是指语言中由固定说法经过压缩，省略或统括而形成的词语。

韩语词按结构类型可分为单纯词和复合词，而复合词又可下分为合成词、派生词、缩略词和混成词。韩语中的合成词是指词根和词根结合而成的词；混成词是两个及以上的词的一部分（前或后）截断后重新结合而成的词；缩略词是由带有一定意义的词或句缩略而成的词。派生词跟汉语的附加式相通，也分为前缀派生词和后缀派生词。

可以看出，汉语和韩语在构词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汉语里的复合式与韩语的合成法相通，附加式与派生法相通。因此本论文为了更加直观的对比，采用相对统一的标准，中国网络新语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合成词的构词法具体分为复合、派生、缩略等。韩国网络新语分为单纯词和复合词，复合词的构词法具体分为合成、派生、缩略、混成等。根据以上标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下图 1、表 2 和表 3 所示：



图 1 2020–2022 中韩新语结构类型

表 2 2020–2022 中国网络新语合成词

	类别	个数	比例	例
合成词	复合式	48	60%	新冠病毒、旅游气泡、方舱医院、压茬推进、投喂、躺平
	派生	29	36%	健康码、绿码、叉酱、居家令、云打卡、逆行者、黑骑手
	缩略	3	4%	密接、流调、破防
总计		80	100%	

表 3 2020–2022 韩国网络新语复合词

	分类	个数	比例	例
复合词	合成	44	53%	코로나 블루，코로나 비만，랜선 활동，무관중 경기，코로나 세대，줌 폭탄，재택경제
	混成	30	36%	마기꾼，코로나케이션，스펜데믹，멘탈데믹，코돌이，금스크，공스장，코로나칼립스
	缩略	6	7%	돌밥돌밥，코끝모，오하완，마꾸，집관，랜선 생파
	派生	3	4%	확찐자，노마스크족，집콕족
总计		83	100%	

从词的结构类型看 2020–2022 年中韩国新语中绝大部分为合成词，分别占 96%（80 个）和 94%（83 个）。2020–2022 年中国新语中的单纯词共有三个，分别为“云、德尔塔、奥密克戎”；韩国有五个，分别为“코비디어트，언택트，어퍼웨어，호모 마스쿠스，언컨택트”。

2020–2022 中国新语合成词中占比最高的构词方式为复合式，共有 48 个词，占合成词的六成，例如“新冠病毒”“野性消费”“火雷速度”“数字抗议”等。占比第二高为派生即附加式，如“健康码、绿码、黄码、红码”等“–码”型派生词，“居家令、限聚令”等“–令”型派生词，还有“云打卡、云课、云毕业照”等“云–”型派生词，再有“黑–”“–酱”型派生词。最后占比对低的是缩略而成的词，总共只有三个，例如“密接”是“密切接触”的缩略词，“流调”的全称为“流行病学调查”，“破防”是“破除防御”的简称。

2020–2022 年韩国网络新语复合语占比最高的构词方式为合成，共有 44 个词，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如“코로나 블루，코로나 블랙，상상 코로나，코로나 앵그리，집콕 챌린지”等。其次占比最高为混成，共有 30 个词，占比 36%，如“마기꾼”是“마스크”和“사기꾼”，“코로나케이션”是“코로나 19”和“vacation”，“금스크”是“금”和“마스크”的混成词。缩略词共有 6 个，占比 7%，如“돌밥돌밥”是“돌아서면 밥하고 돌아서면 밥하고”的，“코끝모”是“코로나 끝나면 모이자”的缩略词。2020–2022 年韩国网络新语复合语占比最低的构词方式是派生，只有 3 个词，占 4%，如“확찐자”是添加后缀“–자”而来，“노마스크족”和“집콕족”是添加后缀“–족”而来的。

2. 从意义范畴分析

本小节从网络新语的具体意义出发，根据意义范畴不同，具体分成了以下 10 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自然、科技、教育、医疗保健、人和人生、生活（衣食住行）等。再将中韩两国网络新语语料按照上述类别进行分类，一一计算其占比，整合成了以下表格：

表 4 2020–2022 中韩网络新语意义类别

类别	中 占比	韩 占比
社会生活	32.6%	33%
经济生活	7.2%	14.8%
文化生活	2.4%	3.4%
政治	3.6%	1.1%
自然	–	–
科技	1.2%	–
教育	4.8%	1.1%
医疗保健	26.5%	6.8%
人和人生	19.3%	22.7%
生活（衣食住行）	2.4%	17.1%
总计	100%	100%

从表 4 可以看出，中韩网络新语中体现社会生活的网络新语占比最高，分别占 32.6% 和 33%。例如，中国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语有“码上直办”，“居家静止”等；韩国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语有“**코로나칼립스**”，是由（Corona Virus）和（Apocalypse）结合而成。Apocalypse 的本义为“启示；天启；大灾难”，“**코로나칼립스**”是指新冠带来的社会大变革和个人生活的崩塌，与“疫后综合征”有相似处，但前者的情感色彩更加消极。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韩两国网络新语中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语最多，占比最高；中韩两国都没有有关自然的新语出现。中韩两国网络新语的显著区别为中国网络新语中有关医疗保健的新语占比第二，但在韩国网络新语中出现较少。此外，在韩国网络新语中体现生活（衣食住行）的新语占比第三，但在中国网络新语中出现较少。语言是反应一个时代社会背景和社会生活的镜子，这些网络新语生动地体现了近两年在新冠疫情大环境下人们的生活面貌和社会风貌。

二、关于面向网络新语的语言服务的建议

于根元曾提出了“规范也是服务”的概念，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其实就是一种利用语言手段为社会提供的一种语言服务。利用语言服务可以有效地弥补由网络新语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引发的消极影响。网络新语的语言服务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一）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上应制定各种规范标准，去引导和规范不健康的网络新语的使用。网络新语中存在低俗、庸俗、恶俗的内容，例如“绿茶婊”，“撕逼”等涉及性别歧视或性器官的网络新语。这一类的网络新语不仅污染了网络文化环境，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也会拉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其次，由中韩网络新语的对比分析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因网络的超越时空性，网络新语可以无视国界传播。事实上，许多网络新语的起源是外来语或者与外来文化相关，如“叉酱”，“泡菜男”，“大酱女”等。而且传播进来的网络新语中也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网络新语。因此，笔者认为针对外国网络新语辨别的语言服务十分必要，对维护国家文化和语言安全有重要意义。

（二）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语言服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比如，网络新语的使用者大部分为青年和青少年群体。尤其对于三观还未建立的青少年来说，“跟风”使用网络新语是标新立异，张扬个性的标志，容易被不良网络新语误导，养成不良的语言习惯。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服务去寻找解决方案。例如，目前针对语言障碍、声带疾病的语言训练师越来越普遍。笔者认为应该培养针对青少年网络语言习惯纠正和网络新语辨别能力培养的语言训练师。请语言训练师为青少年使用的网络语言做美容不仅是对青少年社交能力、思维能力、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是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其次，随着网络新语的流行，许多成年人被迫成了“新型文盲”，他们在理解和使用网络新语上存在困难。例如，“BBQ 了”光从字面上看，就算知道 BBQ 本义的人也可能无法联想到“完蛋了”的含义。这样也就容易造成老年人或者是不懂网络新语的成年人跟青年人或者青少年沟通时一头雾水，意思全靠猜的局面。久而久之，代际沟通交流会变得困难。因此，面向“新型文盲”的语言服务也十分必要。

结语：

本论文从形态和意义上比较了 2020–2022 中韩两国有关新冠疫情的网络新语，总结出近两年中韩两国网络新语的异同点。首先 2020–2022 年间中韩两国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新语中词要比短语和句多，这是中韩两国新语的相同点之一。其次，从词的结构类型来看，中韩两国网络新语中合成词或复合词远多余单纯词，这是中韩两国新语的相同点之二。接着，从意义范畴来看，中国网络新语体现的意义分类，占比前四依次为：社会生活、医疗保健、人和人生、经济生活。韩国网络新语体现的意义分类，占比前四依次为：社会生活、人和人生、生活（衣食住行）、经济生活。可以看出，网络新语产生的土壤是社会生活。新冠疫情对于社会和个人的部分影响都通过近两年的网络新语显现。最后，本论文从网络新语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入手，提出了面向网络新语的语言服务的几点建议。

参考文献：

[1] 邢福义 . 新词语的监测与搜获——一个汉语本体研究者的思考 [J]. 语文研究 ,2007,103(02):1–4.

[2] 杨绪明 , 杨文全 . 当代汉语新词新语探析 [J]. 汉语学习 ,2009,169(01):97–104.

[3] 刘吉艳 . 汉语新词语与邻近词语集合的关系辨析 [J]. 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05):79–82.

[4] 于根元 . 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C]//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Ⅲ . 语文出版社 ,2014:61–68.

作者简介：朴燕玲（1997 年 6 月 –）、女、朝鲜族、黑龙江省、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朝鲜语笔译。